

# 心 棲 集

溫國榮 著



心 棹 集

溫國榮

## 推薦序——Leslie

有時會叫他溫國榮，但更多的時候會叫他 Leslie，他的兩個名字對香港人都有特別的意義。前個月，Leslie 傳來訊息說他要出版小說集了，我當時站在嶺大的辦公室，突然像給武林高手點了穴一般，呆站在窗前，腦海中快速閃過以前很多片段…… Leslie 是我剛入大學教書時的碩士學生，當時的碩士生主要是在職的香港老師。Leslie 喜歡文學與電影，所以我們特別談得來。他和他的一班好同學是性情中人，經常有很多聚會。感覺他是一個認真及「好玩」的人，我覺得這兩個質素很重要呢，缺一不可。之後的十多年，我們轉為 Facebook 朋友，見面的機會少了，但在貼文中常常看到他的日常生活，好像進一步證明了一些什麼……我記得他的愛犬離世的日子，我又記得他在中學禮堂表演唱歌和跳舞，學生看得開心，他更開心。這一切證明了，他是真心的認真和好玩。

在這本小說集中，我也看到這些特質。小說的形式多樣，看到 Leslie 在繁忙的工作外，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微型小說敘事的可能性。〈大掃除〉講述陳靜和李修正失敗的愛情，小說以一個有心思的結構來表達。陳靜在電視上爽朗地介紹斷捨離，把不要的東西捨棄，然而在熒光幕下的她卻放不下李修正及與他有關的物件，深陷於情感的煩惱。這是一篇很「認真」探討感情的小說，不以理念先行。我自己很喜歡〈我是個多麼特別的我〉，講述一個不一樣的小朋友，他熱愛巴士及一切有關地理的事情，幾近沉迷的狀態，與同齡的小朋友格格不入，但自我感覺良好。小說帶點散文色彩的筆法更富人情味，而且很幽默。「我」最後成為地理老師，在學生身上看到了年輕的自己，這些獨特的興趣不會在世界消失。

我為何喜歡這兩篇小說？因為它們讓我再一次看到了 Leslie：內斂與外向、認真與好玩，好像矛盾，但一切融合得多麼的自然。文學就是個性的呈現，Leslie 讓我們在這小說集中看到他，說不定你會看到更多的他。

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黃淑嫻博士

## 自序

寫作是一樁甚麼樣的事？

在我而言，是令我將現實解放，可以短暫浮沉在幻想的時空。由小到大，從來沒有想過會寫作，更不用提會出小說集。小學時以抄詞語為中文功課，其實只想應付式完成功課，竟然老師讚賞我字體秀麗，令我用心去寫和學好中文！中學時上地理課，老師讚賞我繪畫世界地圖很了得，令我用力去學習地理知識！與友人相處時，不少朋友讚賞我懂得看穿人的心事，喜歡跟我談天說地，令我廣結友緣！其實我不是一個早有目標、早有計劃、早有策略的人，凡事隨緣，信緣，但又不服緣！所以我的心棲在何處，便靠寫作告知我吧！

能夠出版個人的小說集，一定要感謝以下的良師，他們教曉我成長，待人處事，寫人繪事。首先是我就讀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時任教中國文學的啟蒙老師禰麗華老師，她打通了我古今中國文學觀，為文造情又好，為情造文也好，要忠於自

己；第二位是我就讀嶺南大學中文系時的黃淑嫻博士，她的鼓勵令我重拾筆桿寫作；第三位是我就讀嶺南大學唸碩士時給予我很大支持和鼓勵的已故教授也斯老師，他對學生總可找到讚賞點，令我窩心稱快！第四位是《大頭菜文藝月刊》統籌關夢南先生，是他夠膽用一個寂寂無名的中文老師稿件，放在已停刊的《教師起動文藝雙月刊》創刊號，給予我很大寫作的推動力！還有教導過我中文創作的鄧卓莊校長、葉輝老師、馮偉才老師，和我中、小學不同階段的中文老師，謝謝你們看見我，曾經為我指路！銘記五內！

《心棲集》面世了，在人生的枝葉間，我們都在尋找一個能安放心靈的地方。《心棲集》是一場關於選擇的人生旅程，描繪人們在情感、記憶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沉思。每一篇故事，都是一次將心掛上枝頭的嘗試——或許不完美，但真誠。期望吸引到大家閱讀我的創作，從而帶給你們對人生不同的領悟及體會。謝謝大家！

溫國榮

二零二六年暮春的一個雨夜

# 目錄

|             |    |          |     |
|-------------|----|----------|-----|
| 推薦序——Leslie | 2  | 團圓       | 79  |
| 自序          | 4  | 看不見的重逢   | 88  |
| 點燈          | 8  | 我心之棲     | 95  |
| 我感激遇見你      | 28 | 想念·癮     | 102 |
| 再續今世緣       | 36 | 懸在我門上的祝福 | 108 |
| 我是個多麼特別的我   | 45 | 大掃除      | 116 |
| 我的三個「情人」    | 53 | 留？戀？     | 124 |
| 一場永遠談不成的戀愛  | 61 | 男人五十     | 132 |
| 記不起         | 70 |          |     |

## 點燈

我又回到了多年未有踏足的故鄉——廣東省新會區古井鎮石苑村，舊有的青磚赤瓦沒有改變，牆上仍隱隱約約呈現出「一孩政策」的宣傳文句，門楣上「出入平安」的揮春下大多釘上「文明戶」的小紅牌。村口新建了幾間大宅，聽說全是鄉委書記的，其中一間樓高三層，外牆全鋪上白色紙皮石小瓦，遠看是一塊豆腐，不知屋內陳設如何？稻田剛剛插秧，仍見水中遠山的倒影，阡陌上種植了花生、小黃瓜、油麥菜，相信是潔姐種的了。故鄉的房屋已給打掃過，二嫂艷玲出門迎接，她那歡欣笑聲總是令人感到親切，她說：「榮叔，多年沒有回來，回鄉祭祖就多留幾天，四處聊聊，這是你的故鄉，『地』<sup>1</sup>嗎？」

我仍笑著向她道：「『地』，『地』，但是我星期一便要上班，明天下午便要走了，下次回來再多留幾天吧！」

<sup>1</sup> 地：新會方言，解釋「知道」的意思。

「真的，是工作重要，那麼我快快為你準備明早『行山』<sup>2</sup>的事！」

「不用急，樹和哥及小孩們幾時回來？」

這時艷玲已踏進廚房洗菜，準備午飯，她回頭答道：「明天一大清早，小孩今天學校有活動。榮叔，你明天好好教導明彬，要他向你學習，勤奮讀書，現在是博士……碩士……博士……碩士，然後回鄉光宗耀祖，你明天真的好好教導明彬，他常常只在上網，又不見他溫習功課，讀高二了，仍很頑皮！」她一面說一面洗，這邊洗那邊切。

我只好仍笑著向她道：「『地』，『地』，好好教導明彬。」

「阿榮回來了嗎？」這是大哥栢和的喚聲。

「是的，我回來了。」我連忙在旅行袋中取出一條萬寶路香煙，一條金裝紅雙喜香煙。「我不知你常抽哪一種？」

「哦？隨便啦！」他隨手便開了一包金裝紅雙喜香煙，他先撕開包裝紙，把煙包放在鼻下嗅了兩下，然後取出一支遞給我，再取出一支叼在嘴唇上，我禮貌地接過這支煙，他更替我點燃，點燃後，我拍一拍他的手背以示多謝，他再為自己點燃。

「呀！真是不同味道！」栢和哥邊吹出煙圈邊說。

「文輝甚麼時候回來？」我問道。

<sup>2</sup> 行山：新會方言，解釋「掃墓」的意思。

「『唔地』，明早也不定……『唔地』，好像說要帶女朋友回來見榮叔啦！」栢和哥用手指尖拭去煙灰，再抽一口，再吐出。

「他何時結婚？」

「『唔地』，好像是年尾吧！……『唔地』，這個衰仔自從個老母走了就很少回來，又去了會城打政府工。」再抽一口，再吐出。

「他是有手機的，你不知道他的電話號碼？」

「『唔地』，他都無講我知！」再抽一口，再吐出。回憶隨煙圈升到天花，我記起……

「點燈。」一個穿上深藍色外衣的村長在祠堂中叫嚷著。

栢和哥抱著文輝走進祠堂，文輝被大紅花布包裹著，襯托著紅粉緋緋的肉臉，兩眼黑白分明水汪汪的，是豆腐花中的芝麻糊，上面添了一層糖漿，看得令人甜在心，嘴巴半開半合，發出「呀，呀」兩句。大嫂跟在後面，雙手垂下合在身前，步履蹣跚地走著，面容憔悴得難於辨認。祠堂內點著一對大蠟燭，十多盤塔香，眾人排列在壇前兩旁，村長再叫嚷著：「點燈。」眾人的目光隨著燈籠向上移，照亮了掛在橫樑上的數十個燈籠，顯出了我們溫氏的男丁數目，現在又多了一個燈籠。

「大嫂真不幸！生文輝時差點死呀！」

「我『地』呀！那晚上衰人栢和還去了南朗，差點出事！」我身後的兩位大嬸正在討論著。

「衰人栢和還想趕大嫂走呀！」

「為甚麼？仔也生了，這樣無良心？」

「一拜當天。」

「上年四叔吊頸，你記得嗎？」

「記得，我當然記得！我放四叔下來！」

「二拜堂上祖宗。」

「哦！聽說是大嫂迫死他的！」

「不是嗎？衰人栢和說她命硬，剋死四叔，現在文輝出世，怕她剋死兒子，要大嫂偷渡去澳門做住家工，黑市呀！」

「三拜父母。」

「栢和真不該，老婆剛生完便要她去這麼遠！唉！」

「禮成。」

接下來是怎樣，我已記不起了，這畢竟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我只知道自從文輝出生至她兩年前因肺癌死去，我才見她兩次。在大嫂入土之日五叔告訴我大嫂一直在澳門工作，其間只回鄉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瘦。每次都抱著文輝不肯放手，直至她死前兩個月才回鄉，當時她已瘦得顴骨隆起，雙眼和面頰凹陷，

面色黯淡灰黑，開口說話時發出難聞口氣，這時她已不能再抱起文輝了！我眼前抽著煙的男子究竟是個怎樣的人？若果我是文輝，我會怎樣對待這個父親？大嫂真的剋死四叔？她會剋死文輝？她在澳門的日子怎樣過呢？我眼前抽著煙的男子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他如何獨力照顧文輝？他有否想念妻子？如何向文輝解釋母親到澳門工作的原因？他現在有否後悔呢？一切一切都不便問，畢竟我明天便走了。

栢和哥依舊坐在客廳內抽著煙，看見他悠悠蕩蕩的樣子，我渾身不自在。我再次問到其他家人的狀況，「為甚麼不見阿秀？」因為自從三哥暖哥死後，我不曾見過三嫂，已經五年了。

「挑那媽！我『唔地』！她麻麻呼呼，又大哭大鬧，一時哭哭啼啼，一時嘻嘻哈哈！」

「那麼她的兒女呢？」

「權勝出了江門工作，每個月也回來一次給阿秀錢。阿琴嫁了人，嫁了去那伏村，挑那媽！傻人有傻福，這樣也有人要！」栢和哥用手指尖拭去煙灰，再抽一口，再吐出。

「阿秀仍住在祖屋那邊嗎？」

「是的。不過你不要過去，嚇怕你！那裏地上放滿一盆兩盆，……總之不要過去！」

「阿權仔也乖巧，懂出外工作，又拿錢回家，以前他讀了四年小學，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成！怕他怎能賺錢糊口？」

「無辦法啦！阿秀是弱智的，生了一個弱智仔、一個弱智女。」

「那麼阿琴怎樣？」

「阿琴？……等她回來你問她吧！」栢和哥一邊笑一邊說，頭也不回過來看我，自顧在笑著，走向屋外。

屋內的鬱悶使我透不過氣，我便到村落四處走走，呼吸一下故鄉的氣息。童年時踏過的泥路，現在已鋪上了水泥，堅固潔淨，我踏在這水泥路上，兩旁稻田向後走，帶動我的記憶也向後走。當我走到先鋒廟時就停下來，十年前負責打掃廟舍的「啞狗」，十年後仍是「啞狗」，我走進壇前燒香參拜，祈求家人安康，「啞狗」依依呀呀地與我聊著，他手舞足蹈東指西指，又蹲下又站立，仍舊在依依呀呀，沒有明白的語句，我只報以微笑，他又向我微笑，然後又依依呀呀地說起話來。我開始感到不耐煩，自顧自上香參拜，祈求家人安康。我勉強向他微笑，不理睬這個只會依依呀呀的人，我不說出一句話，面對一個啞巴又有何話說？參拜後沒有向「啞狗」說聲再見便轉身走了，但「啞狗」仍舊在依依呀呀，說著沒有人明白的語句，他的誠懇熱情沒有觸動我，我走我的回頭路，我仍在遠處依稀聽到他依依呀呀地叫嚷。這時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太絕情，「啞狗」不懂說話卻誠懇地跟我聊，我懂說話卻不響半句，我是否太絕情呢？還是我忽視他的存在，看低他的能力，一面走著一面感到內疚，我是否看不起一個啞巴，我竟看不起一個啞巴，絕情？

忽視？看不起人？但是「啞狗」畢竟是個啞巴，啞巴多是失聰的，我向他說話他也聽不到，聽不進，我只是不想他再一次肯定自己是聾啞的，不想他知道人世間的聲音，才學習他聽不到說不出，我已原諒了自己，為自己找到藉口了。

不經不覺我走到了祖屋的門前，想起栢和哥叮囑我不要走進去，卻引起我的好奇心，想看看甚麼一盆兩盆。我在門外嚷著：「阿秀，阿秀。」我在沒有回應下獨自踏進祖屋的天井，第一步差點跌了一跤，低頭看見地上長出苔蘚，鼻子嗅到一陣刺鼻而濃烈的味道，我用手掩著鼻孔，惡臭仍從手指罅隙中滲進鼻腔，我相信若果我用棉花塞著鼻孔，這惡臭也可從纖維中竄進來，我唯有屏息進去，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踏入屋中，果然滿地都是木盆膠盆，東西浮沉於糊水中，夾雜染黃的廁紙，天窗射入的陽光照著帶有穢物氣味的灰塵，阿秀這時從房中走出來，我吸了一小口氣嚷：「阿秀，出來。」

我不理會地上苔蘚的濕滑，急步走到屋外，阿秀也跟在後面，在街巷中我便問她：「為甚麼你不去公廁呢？又不拿去棄掉，放在盆裏方便嗎？萬一……」我未曾說完她已淚流滿面，放聲嚎啕。

「我……無錢，頭暈……，無錢看醫生！」

「權仔每月也有給你錢的。」

「無錢……」

我唯有在口袋裏拿出一百元給她，她小心把紙幣摺成小塊放在褲袋中，頓時收下嚎哭，我見她眉目轉鬆便再問她：「為甚麼你不去公廁呢？又不拿去棄掉，放在盆裏方便嗎？」

「頭暈走不出去，我等一下去倒掉。」

「你吃飯嗎？今晚過來吃飯，好嗎？」

「『地』呀！」

「有沒有看醫生？吃藥前先吃飽，知道嗎？」

「『地』呀！」

這時潔姐和姐夫剛巧經過，噓寒問暖一番後，我問道：「阿秀說她頭暈，有沒有看醫生？」

姐夫答道：「有，上禮拜剛帶她去南朗看過，醫生說她高血壓，有一百八十度，醫生給了一個禮拜的藥，吩咐她明天去覆診。」

「明天有沒有人陪她看醫生？」

「有，我帶她去，她不懂怎去，免得她迷路！我得這個嫂嫂要照顧，三哥又早死。」潔姐答道。

阿秀一直站在一旁聽著，我便對她說：「明天潔姐陪你看醫生，記得要吃藥，吃藥前先吃飽，知道嗎？」

「『地』呀！」她答覆時右手一直插進剛放入一百元的褲袋裏，然後沒一句再見便走回祖屋，再伴著她的「東西」。她跨過門檻，門楣仍有二十年前她和暖哥結婚時貼著「珠聯璧合」的紅紙痕跡，我不禁記起那天結婚的「趣事」。

盧秀賢，是新會三江人氏，人人稱她「阿秀」，父親是藥材店東主，她是長女，由於一孩政策的關係，秀父不忍心把她棄掉，便不為她報戶口，後來秀母果誕下男嬰，在祠堂點燈後便向縣政府報稱是長子。阿秀四歲時感冒發高熱，秀父恐被政府發現阿秀沒有戶籍，不敢帶她去醫院求診，於是在自己的藥店煎藥給她，但熱度始終不退，幾經奔走，給予不少茶錢才進了醫院，雖然熱度退減，但阿秀因長期高熱而併發腦膜炎，從此智力只維持在四歲。直至十六歲時，秀父藥店因縣政府收地建高速公路而被迫結業，阿秀便被秀父盲婚啞嫁送到石苑村溫宅。暖哥結婚那天我也在祖屋裏祝賀新人，阿秀被人抬到祖先壇前上香跪拜，這就禮成了，二伯父為了暖哥能夠繼後香燈，便娶了一個智商只有四歲的十六歲姑娘。那天晚上親友高興雀躍，雖然是粗茶淡飯，但人人也喝得大醉，盡情歡樂。有人更說要大鬧新房，阿秀怕得躲在床底，要兄弟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拉她上床，她更自己嚷著：「我穿了十多條褲，不要碰我！」眾兄弟便識趣離開，此晚二人就成了……夫妻了。

阿秀一年後便誕下大女愛琴，由於遺傳的原故，她是個輕度弱智的女兒，醫生要阿秀做結紮手術，以免再誕下多一個弱智嬰兒。但暖哥為了點燈，不讓阿秀做手術，終於第二年果然

誕下了兒子，更在祠堂點燈，取名權勝，寓意將來有權又勝利，但醫生早已料及這嬰兒也是弱智的。我聽聞暖哥在結婚初期勤勞節儉——早上種田種菜，下午在磚廠當雜役，晚上在村裏清理垃圾，但只僅夠家人糊口。暖哥後來因在磚廠扭傷了腰骨，工作愈來愈少，家庭收入大減，加上子女妻子因為弱智而不能上學或工作，阿琴和權勝唸了四年小學也不懂寫自己姓名，暖哥便開始意志消沉，再加上二伯父患病去世，令暖哥每天只寄情杯中物，日夜也爛醉如泥，終於在五年前因喝了假酒中甲醇毒而去世，只遺下兩百元和一間祖屋。

晚飯過後，二嫂艷玲準備明天掃墓的東西，除了燒鵝外，還準備了一支雙蒸米酒、三個膠製酒杯、三對筷子、五串爆竹、兩包香枝、十對紅燭、五份冥錢、一大個鬆糕、五個鴨蛋、兩斤甘蔗、兩個竹籬、一支擔挑，當她四處張羅火柴時，聽到阿秀在屋外嚎哭起來，二嫂便出去看個究竟，我在屋內清楚聽到她哭著喊：「我……無錢，頭暈……，無錢看醫生！」二嫂拖著阿秀帶她入屋坐下，不斷問她：「你又為甚麼哭呢？」

「我看醫生……無錢，頭暈……，無錢！」

「下午榮叔已給了你錢看醫生，你又為甚麼哭呢？」

「我頭暈看醫生……無錢，……，無錢！」她一邊哭號，一邊重複這幾句話。

栢和說：「挑那媽，你在撒嬌嗎？又要錢？」

「你是否真的不舒服呢？是否未吃飯，肚餓所以頭暈呢？」  
我對她的哭聲感到渾身不自在。

「挑那媽，她又拿了錢買些不要緊的東西。」栢和哥說完這句便側身走出屋外，似怕碰到阿秀。

「我，看醫生……無錢，頭暈……，無錢！無胃口吃！」

「你吃飯後要吃藥！」我只好說這話。

「我陪你去南朗看醫生，好嗎？」二嫂說著話時已動手放下摺起的褲腳。

「二嫂，真有足夠金錢付醫藥費嗎？」

「有的，在南朗的夜診醫生不收診金，只收藥費！」

這時潔姐和姐夫剛走到屋前得悉一切，姐夫便說：「外面又黑又暗，我開那部農車送她過去，好嗎？」

「好了，好了，去看醫生吧！」二嫂拖著阿秀出去，但阿秀不肯出去，只盯著我在哭叫：「我頭暈看醫生……無錢，……，無錢！」我於是給了她一百元，叮囑她看醫生後好好休息。

「走了，很晚了，你還在哭甚麼？」二嫂這次真的能拖著阿秀出去了，走得遠遠了，但我仍被阿秀的哭聲纏擾著。

我從她的哭聲中找到了送別暖哥的記憶。

一個發霉的木箱放在祖屋的大廳中央，暖哥被一張棉被包裹著，露出了暗沈沈灰褐褐的面容，灰白鬍子尚在，雙眼未有

緊閉。宗族親人坐在兩旁，大家輪流撒下「路錢」，有些在門前燒著金銀衣紙，有些在暖哥相片前上香。阿秀母子雖然智力異常，但也在低頭不語，阿秀偶爾坐直身子探頭望向木箱裏，然後又縮回身子拖著阿琴。阿琴坐在阿秀旁望著她，有時伸出雙腳雙手，有時發出嗚嗚咽咽的聲音，好像在哭。權勝一直坐在阿琴旁邊，沉默不語，動也不動。

門外走進一個法師，他在暖哥相前喃嘸起來，然後著親友向暖哥行三鞠躬禮，各人再上香，他再喃嘸起來，然後說要蓋棺了，眾人也轉身背向暖哥。

這時阿秀跪在木箱前用力拍打木箱，她嚎哭了。

阿琴只抱緊阿秀的腳，慌張起來。

權勝突然伏在木箱上叫喊著。

「阿爸，你起身啦！不要再睡了，……你睡了一天啦！……起身啦！我以後乖些，我不再跟阿景去南朗玩了，我……我以後乖些，我以後不會再被人笑我弱智啦！……阿爸，你起身啦！」

「哎喲！權仔你不要這樣吧！你阿爸會捨不得走的。」二嫂想拉開權勝，但他奮力伏在木箱上。

「阿爸，你起身啦！不要再睡了，……我明天去學校學寫字，不是……我去磚廠做工吧！……有錢，你不必捱了，我大個仔啦！」

「哎喲！權仔你不要這樣吧！」眾人說。權勝的舉動一點一點擠進眾人眼裏，他的說話一句一句滲入眾人兩耳。

「我以後乖些，我以後不會再被人笑我……弱智啦！我記得……我記得怎背乘數表，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四……不是……一三……不是，我記不起呀！……我記得……我記得怎寫我個名了！」權勝用手指舔些唾液在紅磚地上寫字，他一邊寫一邊唸：「先是一，再是棟，撇一撇，點一點，接著……接著……」

「權仔，不要這樣吧！你阿爸要走了！」樹和哥道。

「酒？阿爸不要酒！他要起身啦！不要喝酒，不要喝酒！」

栢和哥和樹和哥用力拉開了權勝，他仍在奮力掙扎，兩腳向上踢，兩手左右擺，腰脊彈了兩下，又大力踏了兩下地，但在四位大叔用麻繩捆紮著木箱後，四人便把木箱抬出祖屋，權勝也把頭和手垂下，把全身重量聚在兩腿似的。

「幸好阿暖可以點燈，有仔為他擔幡買水！」

後來我聽聞權勝真的去了磚廠工作，賺了錢養活母親阿秀和姊姊阿琴，其後更出了江門這大城市工作，每月也拿錢回來給阿秀，上香給暖哥，探望一下栢和哥。

一個像十八九歲的姑娘突然站在屋門前，她身形瘦削矮小，面頰下陷了兩個洞，兩眼跑出在眼皮下，兩片薄薄的嘴唇裏不了爆出的門牙，細小兩耳埋藏在用髮膠定型過的及肩頭髮裏，

在黑暗的晚上也可見上衣的污漬，穿著一條藍色暗黃牛仔褲，一條褲管捲起至腳脛，一條褲管被粉紅膠拖鞋踏著，她就是阿琴，我的侄女兒，暖哥的大女兒，已下嫁到那伏村的姑娘。

「阿琴，很晚了，你老公呢？」栢和哥站起來問她。

「無啦！阿母呢？」

「挑那媽！來到也不懂稱呼榮叔，和伯，在找老母！」

「阿琴，你為甚麼這樣瘦呢？你有沒有吃飯呢？婆婆<sup>3</sup>對你如何呢？」我記起栢和哥那奇異的笑聲便好奇問道。

「婆婆？死啦！」

「死了啦？何時的事呢？」我更好奇地問道。

「被她的兒子弄死！」

「甚麼？你老公嗎？」

「你的二仔好賭，輸光了錢，婆婆死啦！」

「那麼你老公呢？」

「『唔地』，未下班啦！」

「他甚麼時候才下班呢？」

「『唔地』，有時八點，有時『唔地』啦！」

<sup>3</sup> 婆婆：新會方言，解釋「家姑」的意思。

「『唔地』，『唔地』，你不關心他嗎？他對你不好嗎？」

「『唔地』，他在床上常常伏在我身上，我又頭暈。」

「你也頭暈？是的，你二孀帶了你阿母去南朗看醫生，她又  
是頭暈！」

「去南朗看醫生？吃藥啦！我都是自己買藥吃，紅色的。」

「這是甚麼藥？你老公知道你吃甚麼藥？」

栢和哥一直看著電視機，偶爾說：「不要理睬她啦！無一  
句真話！」

「老公？『唔地』？他在床上常常伏在我身上。」

「你有錢買藥嗎？」

「有，很便宜，兩蚊錢有四粒。老公在床上叫我脫掉褲子擰  
開腳，然後我問他拿兩蚊錢。」

「吓？你……你知道他做甚麼嗎？」

「『唔地』，他弄得我很痛！於是問他拿兩蚊錢。」

這時我終於明白栢和哥那奇異的笑聲，明白他說我自己問  
她的原因，明白甚麼是循環不息。

「挑那媽！避孕丸呀！吃了無仔生的，你『地』嗎？」

「你知道甚麼是避孕丸嗎？」

「『唔地』，他弄得我很痛！於是問他拿兩蚊錢買藥便不痛  
了。」

「你老公娶你回去不是要你生仔點燈嗎？他『地唔地』你  
吃……丸仔呢？」栢和哥呼出一口煙問道。

阿琴在搔一搔頭癢，嘴角微微向上彎了兩下，「嘻」的一聲，  
大概已不明白栢和哥的問題，也不明白自己的問題，更不明白  
點燈的問題了。

阿秀剛看醫生回來，看見阿琴便問：「你不回去？……睡  
呢！」

「阿秀，醫生怎說呢？」我急忙地問她。

「醫生說她血壓仍很高，但已經比一星期前好了，但要長期  
吃藥。」二嫂也急忙地答我。

「阿琴，你不回去？……睡呢！」阿秀說完這句話，沒有一  
聲再見便轉身走了，阿琴便跟在她後面，也是沒有一聲再見便  
轉身走了。

「阿琴，回家照顧你阿母呀！」二嫂叫嚷著。

「挑那媽！似十足阿母，禮貌也不懂，真是『有爺生無媽  
教』！」

「阿秀的血壓很危險吧！萬一在家中真的暈了怎辦？」這時  
我心已忐忑了。

「哈！死得就好了，最怕她不生不死吧！」栢和哥吐著一口煙說。

我和二嫂聽到這句也不懂回應，大家便望向電視機。電視正在播放著已故明星張國榮的紀念電影《楊過與小龍女》，片末夾著主題曲播放著：「似飛仙，輕飄飄；飛上天。似霧似煙，我願共你飛向天。」

栢和哥轉了話題說道：「阿榮，明天『行山』時阿娟也來！」

我眉頭皺了皺，心想誰是阿娟，難道是文輝的女朋友？不可能吧！如果文輝的女朋友跟我們去掃墓，不必勞煩栢和哥說吧！文輝明早回來時才介紹我認識也可以，應該不是文輝的女朋友，那麼阿娟究竟是誰人呢？

「榮叔，你『唔地』呢！阿娟是栢和的……現在的老婆吧！」

「哦！去吧！」

我和二嫂又不懂再回應下去，栢和哥也沒有說明一切，大家便望向電視機。電視正播放《晚間最後新聞》，我便說：「晚了，我先上樓休息，明早去『行山』，晚安。」

「哦！晚安！」

「晚安！」

我轉身上樓去，沒有再回頭再說句「晚安」，為甚麼？習慣午夜後才睡覺的我，真的要睡嗎？栢和哥何時認識阿娟？他

真的已續弦了？我明早怎稱呼她呢？阿娟？大嫂？不知道！不知道為甚麼會想到這些呢？莫非栢和哥已對大嫂忘情？她誕下文輝便偷渡到澳門工作，為家庭為文輝，她捱至肺癌而終，只是兩年時間，夏裝換冬裝，換夏裝，再換冬裝，又是夏裝，日子過得太久，生活過得太快，寂寞真的使人難耐？心扉真的無悔敞開？在廣闊的宇宙間，大家也是渺小的，我有資格不滿嗎？國家大事我管不到，家庭大事我更管不到，無論如何都是栢和哥的選擇，文輝也管不到，但他可有資格不滿。我躺在床上聽到《晚間最後新聞》已播放完畢，電視機也關掉了，我開始聽到自己的心跳，聽到自己的呼吸，聽到自己的鼾聲……

我醒來已是七時半，梳洗後走下大廳，二嫂已在忙碌起來，廚房裏有一位大概四十多歲的女人，穿得如一個家庭主婦，梳著一條「馬尾」辮子，看她手法熟練，沒有一個生硬多餘的動作，在二嫂旁正在準備掃墓的飯鏹，我便向她們說聲：「早安！」

二嫂轉身向我說：「榮叔，早安！」然後轉頭望向身旁的女人說：「這是阿娟，與栢和結了婚，她剛剛從江門回來，今早樹和駕車載她回來，明彬也回來了，現在跟栢和去了買早餐。」

這個四十多歲的女人便說：「艷玲，這就是榮叔，我們頭一次見面呀！」

「阿……嫂呀！阿嫂，早安！」我為甚麼突然患了口吃症？「你……你是江門人嗎？」

「噢！不是，我是會城人，不過我個女兒在江門唸高三，準備考大學，便搬出江門和她住，照顧她起居飲食，總之『做人父母甚艱難』！」這個女人說道。

「哦！你……你有個女要考大學這麼……厲害！」我為甚麼聽到她有個女兒突然又患了口吃症？

「怎算厲害？榮叔才厲害吧！艷玲說你在出面碩士畢業，這趟回鄉祭祖，你才厲害！我只是『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我心直口快，不要見笑！」阿娟竟能說著孔子的話。

「怎……怎會呢？『學然後……知不足』，人……怎沒有弊病？我……也不知有幾多弊病？」我為甚麼聽到她能說孔子的話突然又患了口吃症？

「榮叔，你的話真的道理！我要我個女淑芬向你多多學習，向你請教！」阿嫂真是太誇獎了，我昨夜所想的，剛剛所思的怎配當她女兒的老師？

「榮叔。」明彬走到大廳叫我一聲，「吃白粥吧！還有炸麵！」

「來了！明彬真乖巧！」我嚷著：「大嫂、二嫂吃白粥吧！」

一句「大嫂」可洗掉我對栢和的不滿嗎？我不知道。現在我只知道栢和哥應娶了一個知書識墨的女人，她肯為女兒的將來，盡一個母親的責任，她是一個好母親，對著一個好母親，我可有資格看不起她嗎？她雖是一碗白粥，但卻能給人溫暖和

飽滿，與魚翅山珍無甚分別，視乎自己的目的在哪裏，何況愛一個人要有目的嗎？

早餐過後，我們一家人正準備出發掃墓，文輝和女朋友也剛好到達，大伙兒提著祭品水果，飯菜香燭，前去拜祭祖先、祖父母、二伯父、四叔父和暖哥，爆竹聲震盪著我這兩天的反省，希望一切一切的不該隨爆竹的煙霧而去，我又準備踏上歸途。

一伙人伴著我到村口送別我，等待著公車前往斗門口岸乘船回港，我一一向他們道別，叮囑文輝好好照顧女朋友，快些成婚；我又叮囑明彬好好學習，終可成大器；拜託潔姐和姐夫看管阿秀的病。

「榮叔，多些回來吧！這是你的根呢！」栢和哥嚷著。

「榮叔，你也快些成婚，快些回來點燈吧！」二嫂也嚷起來。

「榮叔，不要被我趕上，成婚後快些回來點燈吧！」文輝亦嚷著。

公車到了，我上車選定座位，放下旅行袋，拉開車窗再和他們揮手道別，公車緩緩地開動，我回頭看見他們一直向我揮手，直至公車轉了彎，我才坐直身子迎著清風，清風把公車兩旁的稻田、白千層和群山吹向後面，但可把與我生活在同一緯度上的阿秀和阿琴，吹往後面？

NOVEL 149

書名： 心棲集

作者： 溫國榮

編輯： Patrick Lim

封面設計： Kathy Ho ' Dawn Kwok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6 年 7 月

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 / 小說

ISBN： 978-988-8972-17-3

定價： 港幣 100 元正 / 新台幣 400 元正

在人生的枝葉間，我們都在尋找一個能安放心靈的地方。

《心棲集》是一場關於選擇的人生旅程，描繪人們在情感、記憶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沉思。

每一篇故事，都是一次將心掛上枝頭的嘗試——或許不完美，但真誠。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sup>o</sup>E.

圖書分類：流行讀物 / 小說

定價：港幣 100 元正 / 新台幣 400 圓正